元宵,东风夜放花千树

韩可胜

元宵,又叫上元节。元,开始的意思;宵,夜晚。元宵,就是全年第一个月圆之夜。中国的节日,有两个日子比较集中。首先是农历月和日数字相同的日子,比如一月一(春节)、二月二(龙抬头)、三月三(上巳节)、五月五(端午节)、七月七(七夕节)、九月九(重阳节);其次就是农历十五,月圆之夜。除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,还有七月十五中元节、十月十五下元节,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八月十五的中秋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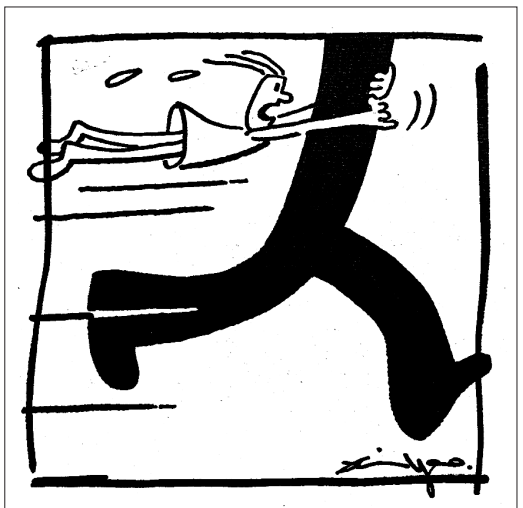
恐惧黑暗、向往光明,是人的本能。灯火是光明的象征。商周燃烛照明,秦汉张灯结彩。尤其到了东汉,佛教传入,朝廷下令正月十五"燃灯表佛",由庙堂之高迅速到达江湖之远。到隋唐,元宵节已经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。每一个节日都是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,但大多数中国节日的源起和成型都与汉唐有关。"灯树千光照,花焰七枝开",在众多元宵节的诗词中,隋炀帝杨广的水平一般,却是隋朝元宵节的第一手见证。

元宵节,既是独立的节日,也是过年的一部分。过年是一组节日,从腊八开始,历经小年、除夕、春节、人日,到元宵节结束。天上明月高悬,地上彩灯万盏,人们抓住节日最后的尾巴彻夜狂欢。灯会是元宵节的主题,灯节是元宵节的别名。看唐代诗人苏味道《正月十五夜》,真是有味道!"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。游伎皆秾李,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"星桥,星津桥,洛阳城横跨洛水的三座桥之一,此时此刻,铁锁打开,打扮得艳若桃李的歌女、舞女满街乱跑。掌管京城戒备的金吾也不再禁人夜行。计时的玉漏,也不用提醒时间的流逝。喝着酒,化着妆,唱着歌,约着会,干着春天干的事情……火树银花,比喻灿烂绚丽的灯光和焰火,这个词就是这里发明的,从发明出来就特指元宵灯景。唐代京城每晚都要戒严,一年只有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这三天例外。元宵节,就是地道的狂欢节。闹花灯、猜灯谜、踩高跷、耍龙灯、舞狮子、划旱船……人们围绕灯会,能想到的各种娱乐活动,文的武的,雅的俗的,都是狂欢节的一部分。

老天创造的圆月背景,人类营造的灯光氛围,狂欢导致的荷尔蒙激增,浪漫的故事也由此而生。汉唐,包括两宋,女子平日里也不是足不出户,但晚上宵禁,男男女女晚上相会的机会只有元宵节。青年男女或眉目传情,或直抒胸臆,对上眼、牵上手是常有的事,元宵节于是就成了情人节。欧阳修《生查子·元夕》写道:"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"元宵,真的是只看灯光、看烟火吗?当然不是,最要看的还是美女。本来美女是分散的,你就是上街也难以碰到那么多,元宵节例外,大家都合情合理关键合法地出来了。去年"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",一年过去了,再到"花市"上来找她,却没找到,失态催生了最好的诗篇。

有找不到的,就有能找到的。南宋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:"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"这首《元夕》,比起前人的诗词更加著名,甚至有人认为这首词出来,所有写元宵节的诗词都可以作废了。都说"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",其实古人的文采比拼也很残忍的。这首词前面写无限的灯光、烟火、豪车、香气、音乐,好一个极乐世界!后面写到有很多美女,穿得很好,打扮得很漂亮,身材婀娜,笑语盈盈,体香迷人,但无奈都不是我要等的。在万千人海中,我万千次寻找,正在失望时,突然回头看见,她就在灯火稀疏的地方——那种寻寻觅觅才发现佳人的惊喜,溢于言表。

人们常把元宵节称为"良宵"。《水浒传》有一段活色生香的描写。话说那一年元宵节,"楼台上下火照火,车马往来人看人。"上到帝王将相,下到黎民百姓,赏灯观景,好不快活。水泊梁山落草为寇的宋江也耐不住寂寞,带了一干兄弟,夜入都城,直奔名妓李师师而去。而荒淫的宋徽宗这天晚上也通过地道,从宫里直接来到李师师的青楼闺房。双方差点打了起来,这就不是故事,是事故了。这种事故,不是元宵节里吃几个元宵能补偿的。



郑辛遥

智慧快餐

靠山山会倒,靠人人会跑,唯有自己最可靠。

『点点船』的火光

张秀英

正月十五"点点船"(让孩子在自家田里点火烧一捆稻柴,取"旺"意)是老家的传统习俗,老家"船"和"财"同音,点了"船"意味着新年会有财,烧得越旺财越多。

早早吃好晚饭,我领着妹妹、跟着七叔去点点船。七叔比我大一岁。太阳还没落山,我们已到田头,各自放下带来的稻柴,叔叔点火,我们唱歌"大家好,大家好,人家地里出棵草,我家地里出个宝"。稻柴火势不长,不一会就燃烧殆尽,叔叔觉得不尽兴,看见路的另一边一丛丛齐腰高的茅草,就过去把茅草也点着了,火一下子蹿了起来,引来周围也在点点船的小伙伴过来凑热闹,说这火真好、真旺。

"点得好,点得好,人家地里羊脚爪,我家地里洋泡泡。"(洋泡泡形容棉花朵大、丰收)。隔壁的阿三也来点点船了,他看见旺火就拍着手唱,边唱边怪怪地笑。叔叔猛惊醒,发觉旺火其实是在旁边阿三家田头,忙冲上去双脚乱踩,火没踩灭,裤脚差点被火烧着,阿三哈哈大笑:好好好,大火旺在我家田,我家今年要发财。叔叔气极:田里野草多过了麦苗,看看谁家像你家?

阿三欺负过我们姐妹,被叔叔修理后,和他成了死对头。阿三的父亲贪杯,清醒的日子少,胡混的日子多,所以队里的伙伴们有点看不起阿三。阿三也不与人搭讪,且脾气古怪。阿三朝叔叔瞪瞪眼:点点船旺在谁家田就是谁家的财!小伙伴们照例向着叔叔,一齐鼻子哼哼。阿三光火了:你们不可以老眼光看人!话音刚落,拳头已在叔叔眼前,叔叔怎会客气?两人眨眼工夫就扭到了一起。

好了,大家都住手!劝架的是桂伯伯。桂伯伯是老队长,叔叔和阿三停了扭打,双手叉腰,四只眼睛瞪得像田螺。桂伯伯问清打架缘由,朗声笑了,他说大家都希望自家地里收成好是对的,但你们唱的歌要改一改。伯伯学着我们的语气唱道:大家好,大家好,不让地里长野草,家家地里的雾中,像两轮皎洁的月亮。主内的那盏照在桥上,主外的照着河面。风一吹,河面有了皱纹,老了岁月。

路灯,把我的影子铺在上桥的台阶上,我坐在影子里闭上眼,仿佛又回到了大治河桥上的"郊外的晚上"。这时,一阵手机铃声惊醒了我,手机里是她的声音:"快回来吧,我问过前台了,你别骗我了,快回来。"

多少年过去了,我与她之间甜蜜过、迷茫过,误解过、无奈过。但无论如何,她会一直陪着我,与我共熬艰辛,同赏风景。就像一盏默默的路灯,无论走得多远、过去多久,总会在我身边。

鼠戏

叶良骏

春节,吃的东西琳琅满目,穿的衣服五彩缤纷,看多了都不稀罕,最难得的是年味。这回,专跑古镇旧村,去寻找记忆中过年的"味道"。果然,在鞭炮声中,我不仅见到"龙"飞"狮"舞,还有久违的街头卖艺人。

那是一个影视集市,街边围着一个个大圈,有拉洋片、耍猴、杂耍……原来是非遗文化表演,最难得的是"鼠戏",已几十年没见了。

一张四方桌上,有迷你型城堡、风车、木桥和水井,还有精雕细刻的"皇宫"(空心南瓜)。表演者自称是"襄阳八怪"之一孙大嘴,他口若悬河,声如铜钟,频频抱拳吆喝:"有钱的帮个钱场,没钱的帮个人场!小的们,老板都来看戏了,使出浑身解数,大大有赏啊!"人越围越多。他嘴里打着鼓点说:"金兵来袭,祸临城下!赶紧上城堡去观察军情!"话音刚落,一只小白鼠探头探脑地钻出来,急急忙忙跑到细竹竿上。他命令:"你在城楼站岗放哨!"小白鼠真的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竹竿顶端,眼望远方。

孙大嘴手搭凉棚作观察状,随即又大喊:"贼兵近了,再来一个兵,速转风车十八圈,向军机大臣报信!"第二只小白鼠飞快跳上风车,却不管主人怎么命令,站在那里装聋作哑。孙大嘴摇着头无奈地说:"这次年终奖发少了,它生着气呢。算了算了,你就消极怠工吧,看年后,你这只饭碗还能不能保住!"全场哄堂大笑。他板着脸急喊:"别笑了,金兵快打到京城了,速速向皇上报信去!"第三只小白鼠连蹦带跳地上场,没走几步,不小心一头栽进井里。他摇着头叹:"啊呀,养兵千日用兵一时,竟然是银样镴枪头,仗没打,自己先吓破了胆。废物啊!"他捶胸顿足作痛心疾首状。最后一只小白鼠总算服从命令,长途跋涉奔到"京城",钻进了"皇宫",主人还未来得及表扬,只见它现身宫前,摇头晃脑咬着一张纸,一看竟是密杀岳飞的"圣旨"!孙大嘴又痛又惊跌倒在地。一段流传千年的历史,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,结束时,孙大嘴吟诵《满江红》:"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……"慷慨激扬,回肠荡气。一声"谢幕",四只小白鼠从各自岗位跳出,在竹竿上排成一行,齐刷刷点头致意,把我们都看呆了。

"鼠戏"起源于宋朝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。起先是在宫廷为皇亲国戚、王公贵族逗乐之用,到了明清传入民间。通过小白鼠表演,驯鼠师以喜剧形式讲述一个个流传在民间的小故事,大多蕴含扬善惩恶、忠孝节义的道理,让观众在捧腹大笑中回味无穷,颇受欢迎。这位孙大嘴,七岁就在河北沧州吴桥大世界拜郭姓师傅学艺,吃尽苦中苦,成为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,至今已有四十多年。我好奇地问,老鼠听得懂你的话?"是啊!"他狡黠地笑了。其实,话是听不懂的,只是用老鼠喜欢的吃食气味去诱导,一个小动作要练百遍千遍甚至无数遍,拼的是驯鼠师的耐力和爱心。他的同门师兄弟耐不住寂寞,都改行了,唯有他因为不忍这门绝技失传,还在坚守。

由于种种原因,孙大嘴不大有机会表演鼠戏,为生计,他成了养鼠专业户,为实验室提供小白鼠,以鼠养鼠,艰难地坚持着。每送出一批,他都会心疼好久。

捧在他手心里的小白鼠,睁着圆圆的眼睛,望着喧闹的人群,默默无言。但我似乎听见它们在说,作为鼠类,我们很卑微,很弱小,但同样为人类作了贡献。是的,万物皆有灵,每一条生命都值得关注,都非常珍贵。

路灯

李新章

在某个"郊外的晚上",我与她恋爱了。记不起是春天还是秋天,只记得那天晚上雾很大,我牵着她的手,在大治河桥上漫步。我与她并肩依靠在大桥的护栏上,前方是迷失的江景。旁边是一根高耸的水泥电杆,顶上依稀亮着两盏路灯,朦朦胧胧的,像两个皎洁的月亮,一个照着桥面,一个探望江水。我说:"它俩就像以后的我俩,一个主内,一个主外。"

婚后,我们彼此的单位相隔不远。那时,我们还买不起镇上房子,在乡下老宅安了家。我与她合骑一辆自行车上下班,我当司机,她搭乘在自行车后座,来回12公里,风雨无阻。

有一次,她加完班,走出单位大门口时,路灯已亮出夜的邀请函。已等在门口多时的我,冲她摁响车铃。挺着大肚子的她很重,把后座的轮胎压得扁扁的。下雨了,她便从我身后钻进我的雨披,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腰。雨点"滴答滴答"地打在雨披上,凛冽的风被路灯染成太阳的颜色。

前面是金汇港大桥,上坡总是吃力。我扭着车把,艰难蹬行。这时,前轮好像陷进一堆细石里,猛一打滑,我与她和自行车一起倒在地上。我忙把她拉起,扶着她,依靠到桥栏上。还没来得及问她摔得怎样,她却摸了摸大肚子,抢先开口说:"没事,是慢慢倒下来的,有缓冲,宝宝好着呢。"

女儿高考那年,她得了抑郁症。秋天,领导派我去安徽开一个重要的会,三天,六安。我一下子六神不安了。女儿住校,我去外地开会,那时,她的情绪极不稳定,肯定不可以独自待在家里。我决定带上她。

因我睡觉打呼噜,她睡眠又很差,我与她早已习惯单人单间,而会务组只安排了一个房间。所以,一到开会的酒店,我就去前台,想再开一间,服务员却说:"客房已满,要房间,最快也要等到明天早上。"为了让她免受我的呼噜困扰,睡个好觉,我骗她已在酒店另开一间了。我寻思着,天又不是太冷,大不了自己在大自然里将就一晚嘛。实在扛不住,就去前台租条毛毯,在洗衣房或配电间蜷缩一晚,也非难事。晚上九点,我安顿好她,便走出房间。在路灯的光芒里,我像平时遛保罗(我家宠物狗)一样遛着我的影子。在山上的秋夜里漫步,如走进一篇散文。我品读着路灯与路灯之间的段落,每拐过一个弯,便另起一行。我在一座拱桥的桥堍处停下,仰头望见两盏洁白的路灯,在山上的月亮。主内的那盏照在桥上,主外的照着河面。风一吹,河面有了皱纹,老了岁月。

路灯,把我的影子铺在上桥的台阶上,我坐在影子里闭上眼,仿佛又回到了大治河桥上的"郊外的晚上"。这时,一阵手机铃声惊醒了我,手机里是她的声音:"快回来吧,我问过前台了,你别骗我了,快回来。"

多少年过去了,我与她之间甜蜜过、迷茫过,误解过、无奈过。但无论如何,她会一直陪着我,与我共熬艰辛,同赏风景。就像一盏默默的路灯,无论走得多远、过去多久,总会在我身边。

七夕会

观联小记

大朵

岁末,"金临轩"美术馆"文曜门庭"楹联书法展,曾国藩、梁章钜、于右任、孙诒让、叶恭绰、王荣年、吴湖帆、夏承焘、刘旦宅等六十多位名家楹联书法作品济于一堂,可谓气象万千,温邑楹联文化积淀之深厚也可见一斑。

楹联从诗词中斜逸而出,文人墨客历来视之为小道。但千年文脉传承,再来观之,已是一枝独秀。楹联不脱诗词的雅逸,难得其根系又扎入民间。无论是高士庭院,庙堂亭榭,还是百姓人家,深山柴门,柱有楹联,门庭自生一番气象。如此雅俗共赏,已不是小道。

温州在浙南一隅,早在东晋这一片山水已被诗歌的光芒照拂过。谢康乐任永嘉郡守期间,诗踪遍及东瓯山水,其《登池上楼》诗中的"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",已成千余年相传之佳联。说天下第一联出自东瓯,是否太狂,可也是事实。而联学鼻祖梁章钜,其三子恭辰任温州知府,晚年随子退养于府署,其联学大作《楹联丛话》续话、三话都付梓于温州,且在温州多处留下其所撰的联语。

联语,是情语,也是景语。赏联,是赏湖光山色之美,赏文辞之美,赏人情之美,最终是赏精神之美。温邑瓯江中有江心屿,上有江心寺,其山门有楹联曰:"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;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",相传是宋状元王十朋所撰。此叠字联,以同字不同音,营造出的自然韵律,与潮来潮往、云卷云舒相应和。古刹在云水间,如如不动,而江水浩荡无时无刻不在变幻,此中有大境界。

平阳南雁荡山中有会文书院,有联云:"伊洛微言持敬始;永嘉前辈读书多"。此联乃晚清大儒孙衣言所题,几近白话,工巧自成妙趣,永嘉文脉一联道出,诲后人以千古。

那日在大罗山下的山根村,见一座青砖斑驳的门台两旁刻有"渭水华胄,屏山秀居"的楹联。"渭水"是姜太公钓鱼处,可见此地为姜姓聚居处。一个村的血脉密码藏在一副楹联里,可谓意蕴悠长。

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品读众多名家楹联书法作品,是人在山中,"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"。先贤们的眉目清晰,呼吸可闻,恍若立于诸位先生之侧聆听受教。

苏渊雷的"海水摇空绿;春风语流莺",联意空旷又旖旎,其草书线条如溪流婉转,兰草扶风,生气盎然。"清露晨流新桐疏引;明漪绝底奇华初胎"是一副寿联,别致有情。人生七十古来稀,却是回到婴儿之态,写得多好啊。想着受赠者"明华仁兄"也有天真气吧。林大同有一联,曰:"开径人谁知蒋诩;倚窗吾亦学陶潜。"笔法浑朴中正,隐逸之气如山间清晨的雾岚。林大同,字同庄,瑞安人,与李叔同是上海南洋公学的同学。1921年2月,与弘一碰面,告以"永嘉山水清华,气候温适",于是弘一欣然"来永,驻锡城南永福寺"。

吴湖帆的"挹林壑之清旷;乐琴书以消忧"写在朱砂花笺上,精致雅美。而撰联人的性情如月色透过窗户落在砚台上,又如山溪流过青苔蒲草,清气逼人。

"江南梦青峰绕作花荫路扶筇还醉;天涯客新词难消旧日愁伤春何为",书法涓涓,花叶拂风,感慨笔如其人,墨如其人,字里行间皆是才情。落款"谢邻"。"谢邻"是夏承焘的别号,也是夏在温州谢池巷居所的名称。谢池巷之名源自谢灵运,谢诗中的"池上楼"和"池塘"就在这条巷子的巷尾。"谢邻"两字,除其也无人敢用啊。书家在联上加题识、钤印,这是落墨旁逸的风致,窃自以为与大雪压松、梅花傲雪、清风拂竹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围炉煮茶,闲谈联家逸事或联中典故,也是王祝祺"竹里静消无事福,花间补读未完书"之况味。窗外,阴雨多日后出了太阳,田园菜青,远山明澈。盼望下一场雪,雪光映着春联,有晋人"快雪时晴"的心情。

雅玩